

卡蒂·赫克

蹑手蹑脚的回声

赛迪 HQ 画廊，伦敦金利街 62 号

2024 年 4 月 11 日-5 月 11 日

展览预览 4 月 11 日 星期四 下午 6 点-8 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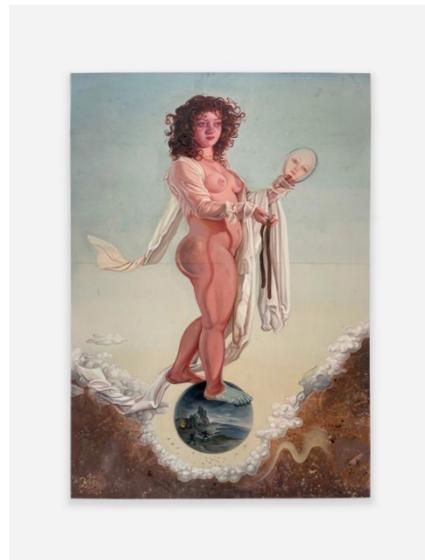
卡蒂·赫克在赛迪 HQ 画廊呈现的第三次展览中，展示了一组从艺术史中的经典形象汲取灵感的全新绘画和雕塑作品。从静物画、风景画到自画像，每件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既定象征意义均被超现实主义的冲击所颠覆并重新编码，继而讨论了无意识、欲望和逃避的理念。每幅画作都被安装在一个自承重结构上，在画廊中开辟了一条通道，仿若一堵矮墙，让观众得以一窥展览之内和之外。

这种干预暗示了一条从起始到结束的线性路线，然而，蜿蜒的建筑又制定了一系列诱使观众不断往返重复观看的路径。在空间里穿行的亲身体验在时间中产生回声，呼应了赫克这一探究实验的存在性动力。作品追溯绘画历史，挖掘普世关注的人性问题，将他们带入当下，并要求他们参与当代语境。赫克对历史绘画进行了再创作和改编，以更好地理解它们最初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也试图抛出另一个问题：经历艺术是否会继续推动人类走向共同？艺术家在作品中的自我形象和存在似乎是一只伸出的手，引导观众参观展览，引导我们沿着这条路径去发现持续存在的问题。

在其中的一幅绘画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家对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于 1502 年版画中双翼复仇女神涅墨西斯的再创作。在原作中，圣灵站在一球形物上，手持象征约束人类愚蠢行为的缰绳和一个对所有最可怕后果发出预警的金属瓮。在赫克的版本中，双翼变成了飘逸的衣裳，金属瓮则像镜子般映照出她年轻时的脸庞。复仇女神不再是一个遥远的道德权威神话，而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挣扎。在另一幅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身处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大多数历史前作都集中刻画导致全人类未来苦难的叛经离道，而在赫克的重新想象中，他们手里没有苹果，但画面却孕育着对他们失败的预期。数十只动物的眼睛潜伏在背景中，集体注视着他们。这一场景中的苹果以雕塑的形式出现在地板上，由铸铜和木雕制成。诱惑是一种需要克服的障碍，也可能是未来旅程所需的粮草。

这种双重性贯穿整个展览，动物逃离绘画平面，以雕塑的形式进入空间。艺术家的身影处处可见，或现身于绘画之内，或存在于借助蜿蜒墙体划分并填充空间的作品之中，如《即使是一只蜗牛》（Selbst als Schnecke, 2024）。因此，观众被置放在一组无限回弹的关系里。我们的思绪就像一只飞鸟，在没有线性轨迹的时间中穿梭：符号重现，迁徙成为可能，历史显露出循环往复的周期性。穿行在展览内，我们体验到卡蒂·赫克所启动的回声。回声，作为一声呼喊及其回应，不仅具备空间特征，还具备时间特征。她向昔日的问题发出呼喊，而它们又在当下回归，带着普世的紧迫性在时空中激荡。

卡蒂·赫克 (b. 1979, 杜塞尔多夫) 在比利时普勒生活和工作。她的作品已在国际上广泛展出，个展包括：霍尔艺术基金会，城堡艺术博物馆，德内堡 (2022)；“邦妮·邦尼·邦”，赛迪 HQ 画廊，伦敦 (2021)；“橙色的鼓励”，GEM 当代艺术馆，荷兰海牙 (2020)；“海姆立克急救法”，赛迪 HQ 画廊，英国伦敦 (2017)；“圣洁的鼓励”，安特卫普当代艺术博物馆，比利时安特卫普 (2016)；“KOPF = KOPFUSS”，马拉加现代艺术中心，西班牙马拉加 (2013)；“马铃薯。鸽子不说德语”，Atelierschiff der Stadt，德国法兰克福 (2010)；“肥肉和胖乎乎的行为”，杜宾博物馆，荷兰斯塔德 (2008)。最近的群展包括：“迪克斯与当下”，汉堡堤坝之门美术馆，汉堡 (2023)；“来玩博物馆吧”安特卫普当代艺术博物馆，安特卫普 (2023)；“让我们冒一切风险”，WIELS，布鲁塞尔 (2020)；“QUADRO”，堤坝



之门美术馆，汉堡（2020）；“绘画沙龙”，安特卫普当代艺术博物馆，安特卫普（2019）；“50 年米德海姆推广者”，米德海姆博物馆，安特卫普（2015）和“生日快乐亲爱的学院”，水上博物馆，安特卫普（2013）。2016 年，Hatje Cantz 出版了一本关于她作品的专著。